

德加

舞影烂漫

原著=Henri Loyrette

译者=吴静宜



德加

舞影烂漫



原著 = 亨利·卢瓦雷泰

译者 = 吴静宜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德加——舞影烂漫/(法)卢瓦雷泰(Loyrette, H.)著;吴静宜译.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4.5

(发现之旅)

书名原文:Degas

ISBN 7-5327-3257-6

I. 德... II. ①卢...②吴... III. 德加(1834-1917)-
生平事迹 IV. K835.65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54 号

图字:09-2003-500 号

目 录

- 9 第一章 “德加咕哝,埃德加埋怨”
- 33 第二章 “他脑中酝酿的念头,令人恐惧”
- 65 第三章 “我可能太把女人当作动物了”
- 95 第四章 “孤单第一人”
- 113 第五章 “梦里,人也有记忆”
- 129 见证与文献
- 188 图片目录与出处
- 193 索引

亨利·卢瓦雷泰

巴黎奥塞美术馆馆长。

1995—1997 年间于法国艺术学院罗马分院从事研究。

曾出版多种关于 19 世纪艺术著作的论述。

1984 年,策划“德加与意大利”画展。

1988 年,任巴黎大展览馆德加回顾展法国部分主办人。

这尊小蜡像写实的逼真程度
给观众带来明显的不安；
所有他们对于雕塑、
对这没有生气的冷白色、
对这数世纪以来不断被模仿的陈腔滥调
的意念都开始动摇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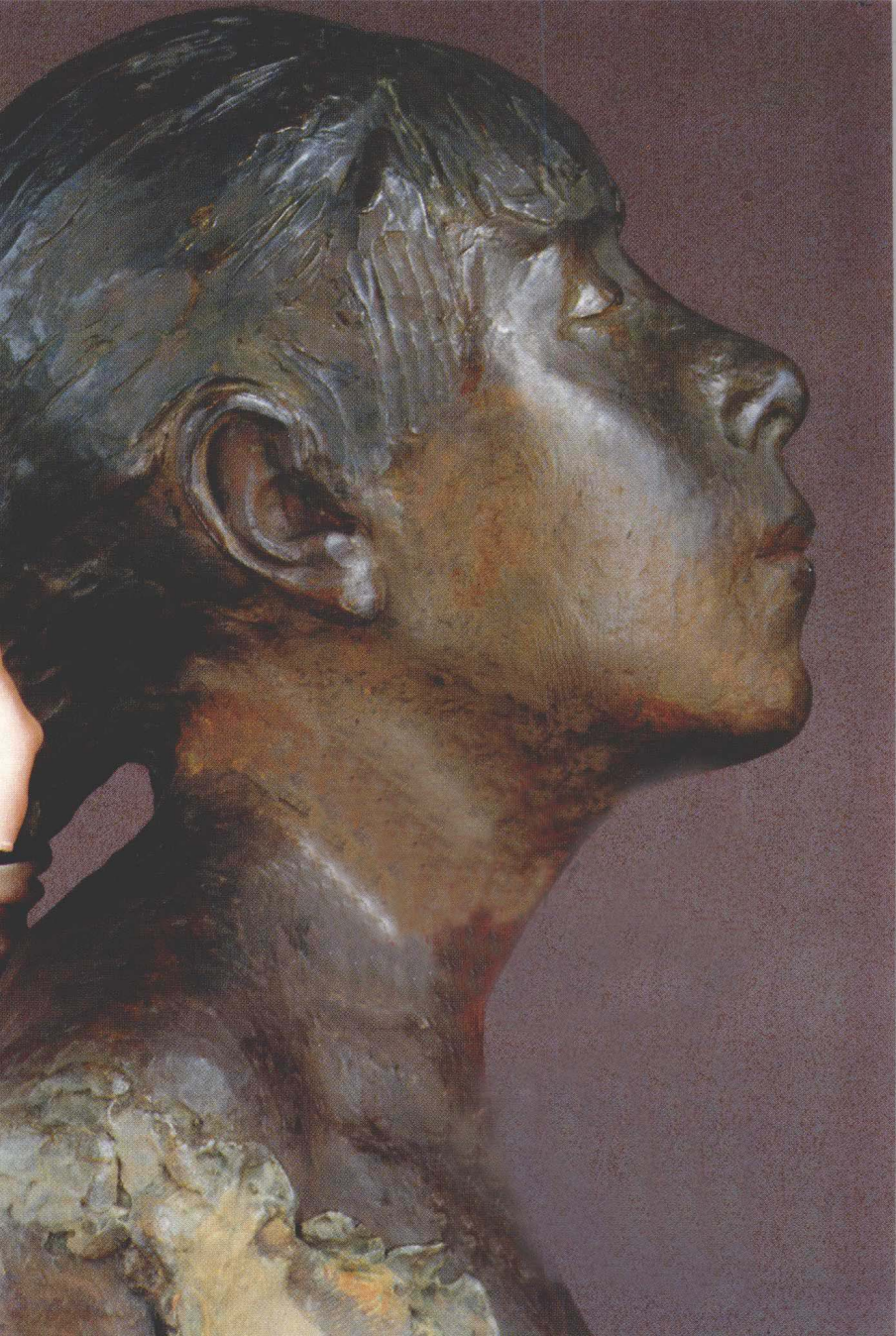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就像某些圣母像化了妆，穿着连衣裙；
就像布尔戈斯市大教堂的耶稣，
使用真的头发、
真的荆棘、
真的布料。

德加先生的芭蕾舞女演员也是，
穿着真的舞裙，
结着真的丝带，
穿着真的舞衣，
使用真的头发。
着了色的头，
稍微向后仰，
下巴向前倾，
嘴巴微启，
病弱的脸孔，
灰褐色、疲倦、
未老先衰。
双手撑在背后，
手掌交叠。





……平板的胸口，
禁锢在白色的
胸衣里，衣料是由蜡
揉塑而成。双腿
摆出迎战姿势，
因过度
练习而紧张
变形的双腿之上，
是小亭子般
的轻纱裙。



僵硬的胸颈，
围绕着韭葱
般的缎带、头发
垂落到肩上又挽起，
发髻上，
装饰着与胸颈上相同
的丝带，
就像是真实的马鬃。
目光注视下，
这位舞蹈演员
栩栩如生，
似乎随时准备
离开基台。

J·K·于斯曼
(J. K. Huysmans)
《现代艺术》
(*L'Art
Moderne*)



目 录

- 9 第一章 “德加咕哝,埃德加埋怨”
- 33 第二章 “他脑中酝酿的念头,令人恐惧”
- 65 第三章 “我可能太把女人当作动物了”
- 95 第四章 “孤单第一人”
- 113 第五章 “梦里,人也有记忆”
- 129 见证与文献
- 188 图片目录与出处
- 193 索引

亨利·卢瓦雷泰

巴黎奥塞美术馆馆长。

1995—1997 年间于法国艺术学院罗马分院从事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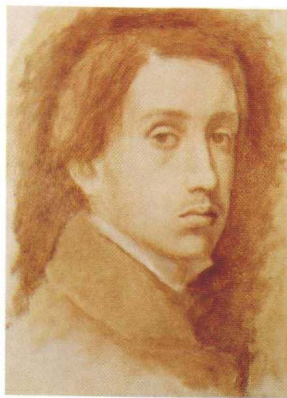
曾出版多种关于 19 世纪艺术著作的论述。

1984 年,策划“德加与意大利”画展。

1988 年,任巴黎大展览馆德加回顾展法国部分主办人。

德加

舞影烂漫



原著 = 亨利·卢瓦雷泰

译者 = 吴静宜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巴黎有个地区号称“新雅典”，因为有许多艺术家在这里居住活动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文艺共和国”。此处1860年成为巴黎第九区，也是个妓女出没的地方——人称她们是“洛雷特”，因为她们就是在洛雷特圣母院(l'église Notre-Dame-de-Lorette) 的阴影处进行交易的。但是，这一带也已经有一些社会地位较受尊重的人：几位银行家在此居住开业。银行，是画家的父亲奥古斯特·德·加 (Auguste De Gas) 所从事的行业。1834年7月19日他的长子，伊莱尔·热尔曼·埃德加 (Hilaire Germain Edgar) 在此出生。

第一章

“德加咕哝，埃德加埋怨”

德加在创作生涯之初，经常以自己为画中人物。这张自画像可是他23岁时画的。31岁以后，他不再画自画像。



小说人物般的祖父

德加的名字,源于他的两个祖父:祖父伊莱尔·德加,是那不勒斯(Naples)颇有名望的银行家;外祖父热尔曼·米松(Germain Musson),是定居在美国新奥尔良的批发商。这两个独特的人物,尤其是前者,对他们的孙儿(也就是后来的画家)有巨大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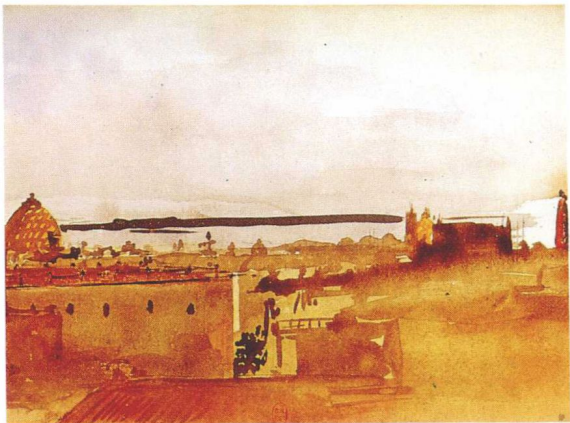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以后,画家的家人开始寻找家族复杂的根源:他们想证明自己拥有贵族血统,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(Languedoc)某个贵族的后代……然而,真相却是平淡无奇。伊莱尔1770年出生于奥尔良(Orléans),是“面包师皮埃尔·德加(Pierre Degast)”的儿子;法国大革命时,他流亡那不勒斯,原因不明。德加曾对诗人瓦莱里(Paul Valéry)讲了一个版本,那可能是此幽暗往事最令人信服的说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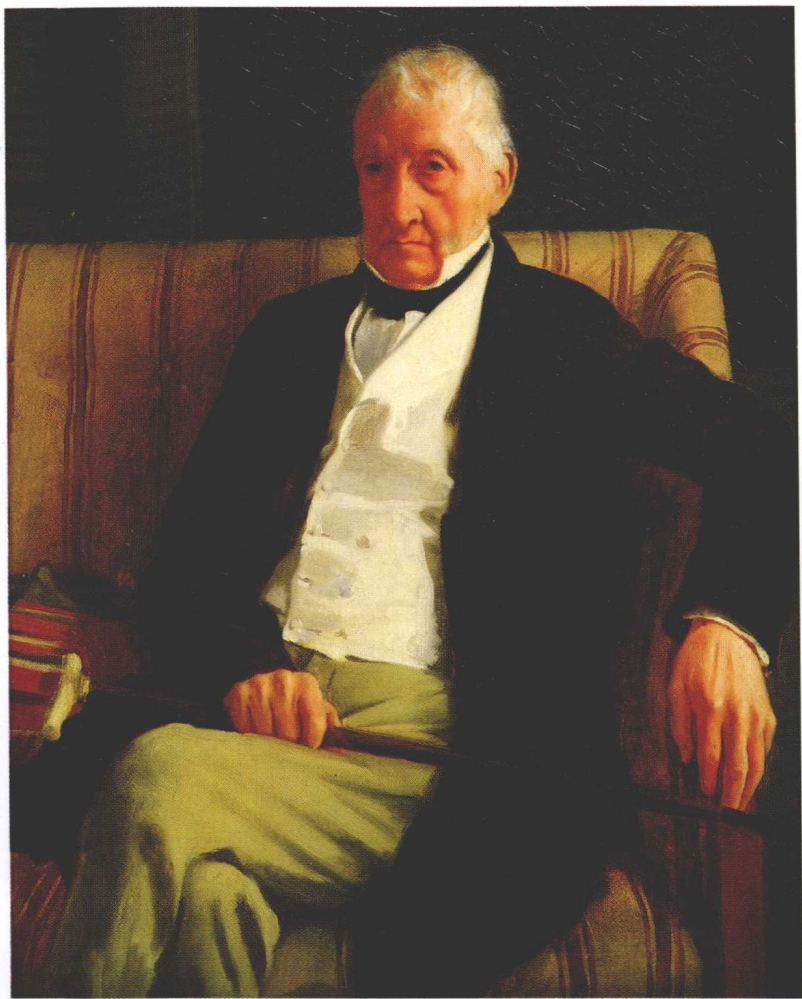
“伊莱尔在大革命期间从事小麦投机生意。1793年的一天,他正在王宫边的谷物交易所做买卖时一个朋友从他身后走来,压低声音提醒他:‘赶快走吧!……快逃!……人家已经查到你家去了……’他争分夺秒,当场借了一笔钱离开巴黎,累坏了两匹马,一路直往波尔多(Bordeaux),跳上一艘正要起航的船。船开到马赛港……船在那儿装载浮石……总之,德加先生最后到达那不勒斯,在那儿定居。”

伊莱尔是机灵的商人,他像小说中的人物,很快在那不

德加回那不勒斯数次,去看他的祖父伊莱尔。那不勒斯可以称作德加父方家族的第二祖国。他喜爱这座城市,参观当地收藏丰富的美术馆,或游览坎帕尼亚区。1860年春天,他在画册里作了好几幅这座城市的景观速写,同时用几种色彩捕捉加以诠释。

“有点骚动的海洋呈带绿的灰色,银色的浪花——在蒸气中消逝的大海。天空是灰蒙蒙的,鄂夫城堡矗立在一片金色的绿意中。沙滩上的小船如鸟贼深色墨汁留下的污点。原属北方的效果却可以在这阳光的国度感觉到。这正是此地的魅力所在。”





勒斯发迹。先是娶了老板的女儿。后来他从事证券经纪;到1836年,和自己的三个儿子成立了一家银行。掌管巴黎分行的是长子奥古斯特,也就是画家的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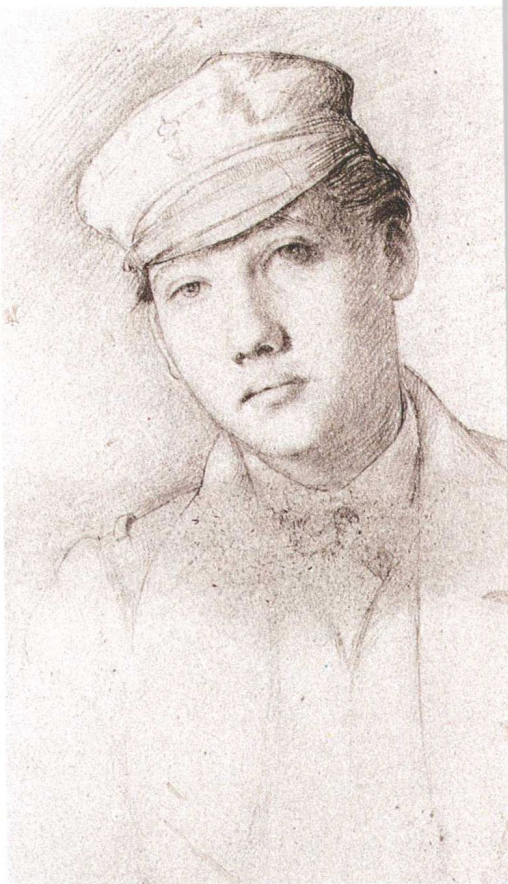
伊莱尔在那不勒斯和坎帕尼亚 (Campanie) 购置

夕阳余晖象征着年老,德加用这样的光线来强调祖父严肃、专注又温柔的表情。

房地产,另外在那不勒斯近郊卡波迪蒙特(Capodimonte)的圣罗科(San Rocco)有一栋别墅。接着,七个孩子陆续出生。他们长大后,一个个都和地方上古老的贵族家庭联姻,在那不勒斯安家立业,只有长子奥古斯特例外。

德·加(De Gas)或德加(Degas)?

伊莱尔原籍法国,所以他把长子(名氏继承人)送到巴黎读书。奥古斯特1825年抵达巴黎时一句法文也不懂,本来只想暂时住一阵子,后来却永久定居下来。奥古斯特在1833年7月14日把原来的姓切成两段,成为德·加,使名字增添了贵族色彩(画家在1860年改回原来的拼法)。同日,他在洛雷特圣母院和一位18岁的女子塞莱斯坦·米松(Célestine Musson)结婚。米松家人来自遥远的美国:父亲热尔曼出生于海地,后来定居于新奥尔良,以经营棉花成为巨富。根据第一个为画家作传的勒穆瓦纳(Paul-André Lemoisne)的说法,画家父母的恋曲初谱于花园之中。这对年轻的爱侣分住花园两旁。他们一见钟情,立下山盟海誓,不久之后婚礼就在邻近的教堂举行。



俊美的阿希尔是德加的大弟,是个浮躁冲动的男孩子。他也是海军学校学生,曾被学校处罚关禁闭,还遭勒令退学的警告。他1864年辞职,在新奥尔良与小弟勒内在那儿合组德·加兄弟公司。

伊莱尔栽培儿子在银行业立足。长子奥古斯特成了“德加父子”银行关系企业驻巴黎代表。奥古斯特夫妇 11 年内生了 5 个孩子：老大埃德加，老二阿希尔（Achille）、泰蕾兹（Thérèse）、玛格丽特（Marguerite）以及小弟勒内（René）。这位么弟最受长兄疼爱。

“埃德加不高，但脑筋好”

埃德加的幼年时光，是在巴黎第九区圣乔治（Saint Georges）一带度过；后来，他的父母辗转搬到夫人路，从此，便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生活。母亲 1847 年逝世，对当时年仅 13 岁的男孩而言，打击可能很大。德加后来很少提及母亲，倒是常常谈到“亲爱的爸爸”。



奥古斯特没有再婚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他很少管事也不善经营，公司在他死后不久就倒闭。他真正热爱的是音乐和绘画。

1845 年 10 月 5 日，埃德加进入索邦神学院对面的路易-勒-

格朗公立中学（collège Louis-le-Grand）就读小学部五年级。德加在那儿完成所有的学业。八年间他相当用功，一直是好学生，但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，沉默寡言，经常发呆，因不专心而挨骂。他素描的分数不错；但是超越他的同学也不少，同学中保罗·瓦尔潘松（Paul Valpinçon）与德加特别投机，成为一生的挚友。这时，我们看不出任何征兆预示未来的天才画家。



德加在路易中学结识瓦尔潘松。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，终其一生，每当宜人的季节来临，他会到瓦尔潘松家族位于诺曼底的梅尼-于贝尔（Ménil-Hubert）庄园度假。1861 年，德加画下这位“堂堂的奥恩省的资产阶级”已经发胖的俊美脸庞。（在记事本中，德加记下他俩相对的体重，他 54.5 公斤，瓦尔潘松则是 94 公斤……）

玛格丽特这张肖像是 1862 年画的。德加较少画她，较多地为她喜爱的大妹泰蕾兹画肖像。玛格丽特是位优秀的音乐家，有一副意大利歌剧首席女演员的神态，和她姐姐的含蓄与循规蹈矩形成对比。